

「謝里法小說《紫色大稻埕》手稿捐贈式暨座談會」座談會紀錄

文·圖／曾麗蓉

謝里法小說《紫色大稻埕》手稿捐贈式暨座談會

與談者／李欽賢、謝里法、張良澤、彭瑞金等。

時間／2009.9.26（六）14：00~17：00

地點／台灣文學館·2F第一會議室



謝里法先生應國立台灣文學館文物徵集之推動，捐贈其長篇小說《紫色大稻埕》手稿及圖書一批予本館。為持續宣傳本館文物徵集、推廣文學創作與研究，特於2009年9月26日於本館2樓第一會議室舉辦「謝里法小說《紫色大稻埕》手稿捐贈式暨座談會」，並邀請畫家李欽賢先生、學者張良澤、彭瑞金教授等與談。因篇幅所限，僅擇要依序記錄當日座談會內容。

鄭邦鎮館長：

日前黃文範教授來函感謝本館將其捐贈文物妥善保管，及歸還他尚需要的資料，又提及與琦君女士120多封往來書信捐贈意願。更早前本館向陳冠學老師徵集手稿時，他提問了百年後收藏空間等問題。今天很感謝謝里法先生慷慨捐贈及信任本館，也很高興大家一起來見證。

謝里法先生：

謝謝大家來參加座談。現在大家不再用手寫

稿，以後畫家也不用手畫了，百年後的問題，恐怕是留下了什麼才是重點。約30年前我將一些資料捧回台灣請大家看，但是沒人在意。因無法再帶回美國，所以在市立美術館前將這些資料撕毀。當時若有台灣文學館就能保住資料。文學館就是收集這些不要的垃圾，整理後把垃圾變成黃金，實在很感激。

《紫色大稻埕》裡的人物若還活著，也大約百歲了。我把歷史人物請出來談歷史，將上一代當下一代寫，因此必須充滿想像力，虛擬他們的談話、爭執、諷刺、挖苦，如洪瑞林、張萬傳、李石樵講話很機靈、俏皮。難度最高的是如何以中文白話表達當時的時代語言、語調。人物特徵盡量可信，但更可愛動人，如廖繼春的溫馴、林義雄的凶悍。把朝鮮女舞蹈家崔承喜來台造成轟動之史實、影響，在小說中加入想像，描述崔承喜的韓國舞蹈與才子呂赫若的台灣歌謠完美搭配。雖不可信，但變為可愛。最近熱比婭的《愛的十個條件》紀錄片話題讓我想起崔承喜。如果



座談會與會講者，左起：李欽賢、謝理法、鄭邦鎮、彭瑞金。

她來台灣，是否也會像崔承喜一樣造成旋風，影響這一代的台灣人？

李欽賢先生：

我想以美術史工作者及台灣文學面向談這部小說。這本書六百多頁，背景從1920年代到二次戰爭，人物故事場景之涉獵極深廣。特別是把藝術家當主角來陳述歷史，將台灣美術歷史劇情化的手法應屬空前創舉。謝老師對台灣文化、美術歷史的觀察掌握相當精準，人物描寫塑造也淋漓盡致。藝術家之成長背景、求學留學過程的穿插，畫會、台陽展、藝術家互動關係之著墨，支配者與被支配者認同的宏觀議題，都具有高水準可讀性。大稻埕書名強調了台灣文化重鎮，也是美術發源地及近代化資訊收發站之史實。從大稻埕出發串連全台灣，延伸至日本東京而歐洲。1920、30年代貿易景觀、洋風建築、藝文風氣、都會市町、咖啡風尚、台灣博物館、樺山小學等具代表性地標都生動重現。登場人物幾乎網羅文化界知

名人士，可說是一部大河小說。

彭瑞金教授：

首先對這本書第一個感想是小說形式之定義。亦即按規範而寫的小說與非規範小說之評論標準為何？這本台灣美術史小說屬特殊文類之演義小說。是將台灣美術運動史上的真名實姓美術家、圖畫、獎項，配以感情虛構情節，變成有血有肉的美術運動史故事。我也許能體會作者辛苦寫這本小說，是因為很想知道台灣美術界前輩，也就是台灣現代美術拓荒者，他們是如何建構台灣美術的理想，寫台灣文學史的人也會有這樣的抱負。我們也想知道台灣文學1920、30年代台灣新文學運動開始後，台灣的新文學作家到底帶來什麼台灣文學改革的訊息，或者他們心目中到底想如何建構台灣文學。記得二十幾年前謝里法先生曾向我提問，為何戰後台灣作家不繼續用日文創作，否則台灣應不止一部「亞細亞的孤兒」。還有，為何文學家以客家人多，而畫家卻少有客



與會來賓一同見證《紫色大稻埕》手稿捐贈儀式。

家人（我是客家人）。如何突顯台灣美術運動特色，想必是謝里法先生想要表達的。

張良澤教授：

大家都說優點，我也對這本書裡50年間之時代背景、社會演變、思潮變遷的深入研究考證，深表肯定。前面都已談了小說人物內容與架構，不過為免被說吹捧，我就挑一些毛病。本書介於歷史與小說之間。小說家、畫家、音樂家特徵是浪漫。有這種浪漫本質的我就想挖出他們內在感情世界，如轟轟烈烈的戀愛情史。但是謝里法說這些人的家族都在，不能亂寫，這就是歷史小說的極限。他說會考慮我的建議，寫第二部《黃色大稻埕》。台灣文學巨作按慣例須三部曲，所以第三部我再建議寫這些人物戰後的《灰色大稻埕》。最後有些小問題，如學徒畫圖報酬的情節與當時物價欠合宜；資料部分如《台灣藝術》封面說明東京發行，應改為台北發行；小說情節有關《台灣文藝》、《台灣文學》雜誌之年代有誤。另外還有「居留28天」其實是台灣俗語「拘留29天」。因為日本時代的法律是：法院未判罪之前最高拘留29天。

謝里法先生：

我回應幾點。所謂「好小說是騙人的，壞小說騙不了人」值得大家思考。小說中我點出意識型態的問題，日本時代的認同意識也是和現在一樣攪擾不休的。那時代有人自問：我是台灣人，還是日本人？有人說：我是台灣人，也是日本人，因被日本統治幾十年，土地屬日本，應認同日本。現在已經沒有人說：我是台灣人，也是日本人。但是有人開始說：我是台灣人，也是中國人。我本身台灣人，但是當過中國人、日本人，現在拿美國護照是美國人，是亂七八糟人。我以這樣的角度探討台灣人這個族群。小說裡有很多日本人的反省敘述，及當時台灣人要被遣送回唐山時的心情描寫。日本投降之前很擔心日本與美軍戰爭時，台灣人會站在哪一邊？至於剛才《灰色大稻埕》一說，可由歷史應證得知大稻埕是永遠的黨外綠色，不會是灰色。☒

本文作者

曾麗蓉

國立台灣文學館 研究典藏組 助理研究員

